

□安宁

在所有的鸟叫声里,我最喜欢布谷鸟的声音。那能穿越无数个村庄的“布谷布谷”的歌唱,好像永远是无人能够抵达的茂密的森林,那里道路险峻,野兽出没,群鸟翱翔。它们是大地上的精灵,只需一声辽远的呼唤,就将万物瞬间推进热烈的夏天。村庄里对农事再愚钝的人,听见布谷鸟从大地深处穿越而来的叫声,都会下意识地点头,看看云蒸霞蔚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一句:麦收就要到了。

但我不关心麦收,那是大人们的事。我只想寻找一只布谷鸟。它的叫声让我在春天里觉得忧伤。它究竟在呼唤什么呢?一声一声,那么执着。好像它生在这个世间的所有使命,就是为了追寻一些什么。

大路的两边,是粗壮的杨树,也不知是什么年月种下的,一棵紧挨着一棵,枝叶相触在云里,形成两堵绿色的墙,风吹过来,墙便涌动起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有千万只手,抚过静寂的江河。如果我变成一条小小的蚯蚓,一头扎进大地的深处,一定还可以看到这两排高大挺拔的杨树,它们遒劲有力的根,正热烈地缠绕在一起,用力地从泥土里吸取着浓郁的汁液。这是地下暗涌的河流,沉默无声,却又浩浩荡荡。而在更高的风起云涌的地方,正有布谷鸟苍凉的鸣叫,从巨大的虚空中,一声声传来。

我发誓要找到那一只布谷鸟,问问它究竟来自何处?为何每年的春天,都要飞到我们的村庄,站在我从未都追寻不到的地方,悲伤地鸣叫,好像它曾经在这里,丢掉了自己的魂灵。

我于是一直一直走,穿越疯狂拔节的无边无际的麦田。最后,我走到了与邻村交界的河边。那条河叫沙河,每年的秋冬时节,它都会枯萎断流,裸露出河床,于是洁白的太阳下,遍地都是孤寂的沙子。我不知沙河从哪里来,又最终抵达何处。反正很久很久以前,它就环绕住了村庄,成为所有小孩子,捡来的地方。

我问母亲,娘,我从哪儿来?从沙河里捡来的。母亲顶着满头的豆粒碎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弟弟也问,那么我呢?当然也是从沙河里捡来的。母亲拍打拍打围裙上的白面,随口应付弟弟。

姐姐朝锅底底下撒了一把棉花秸,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她已经16岁了,不懂得死,却朦朦胧胧地知道了生。她从骨子里瞧不起我和弟弟,就像我从骨子里,对一字不识的弟弟,也充满了鄙夷。

此刻,我站在沙河边,看到水正欢快地从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奔来。这是春天,大地早已解冻,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那里一定漂浮着晶莹的冰粒,从冬天气候漫长的跋涉,依然没有融化的冰粒。因为当我蹲下身去,将手浸入河中,我立刻感觉到沁骨的凉。那是来自源头的凉。我想如果我是一直逆流而上,一定可以寻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村庄停止了脚步,炊烟灭绝了印记,一切声音都消失不见。无边的河流,正从神秘的山谷里喷涌而出。而在山谷的上空,我会看到那只穿越无数的时空,最终抵达我们村庄的布谷鸟。

可是,我却停在邻村的对岸,再也没有向前。

那时,黄昏已经降临,田野里吃草的牛,正咩咩地呼唤着孩子,跟它一起回家。村庄被夕阳环拥着,宛若襁褓中天真微笑的婴儿,向着世界袒露毫无保留的纯真与赤诚。邻村的街巷上,女人们正在穿梭来往,寻找着一天,没有着家的儿子。一群鸭子拍打着湿漉漉的翅膀,排队走上岸边。河水缓慢下来,大约奔波了一天,它们也觉得累了,需要安静地休息一晚,才能在黎明的微光中,继续奔腾向前。

而那只鸣叫了一天的布谷鸟,始终没有出现。

麦收正在逼近。布谷鸟的叫声,也愈发地响亮、频繁,似乎它们就近在咫尺。那叫声催得人心慌,至少让人们着急起来,好像一场大战即将

□赵梓翔

雨暂歇,我们前去老牛湾。还未踏上青石板路,雨又落下。返回的路也不短,我们索性冒雨而行。

老牛湾是黄河长城初识之地,黄河西来入晋,长城东来相遇,惺惺相惜,携手并肩走了一程。黄河折而南下,长城没有直接越过,而是顺河而下,经万家寨、关河口,入了河曲境内才肯暂时分别。

一边沿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一边扭头辨认东北方向,天地间一段明长城起伏蜿蜒。有座烽火台,在远处静默。

到了北头,望河楼拔地而起。斜刺里一条支流东北过来,为人熟知的饱满圆形台地位于对面,在支流边,不在黄河中。因为上折,支流与黄河交汇形成岬角,正是老牛湾。对面属内蒙古,村名也叫老牛湾。俯视底下,壁立千仞。有成排小艇停靠对面老牛湾圆形台地

且吟听

大地上的精灵

絮语怀



来临。只有弟弟这样毫无用处又让大人们觉得碍事的小孩子,才会有闲情逸致,每天在乡间小路上四处摇晃。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使用弹弓,看到眼前飞过一只苍蝇,会气定神闲地掏出石子,迅速断其性命。他那把弹弓,究竟打死过多少飞虫、青蛙、麻雀,我并不清楚,但从他看到麻雀时,贪婪地咽下口水的细微动作上,我都知道,他已经迷恋上了这种游戏。

我忽然间有些恐慌,在一声声激荡着鼓膜的“布谷——布谷——”的叫声里,我怀疑我还没有来得及见到那只神秘的布谷鸟,弟弟就将其残忍地射杀在旷野之中。

到底有多少只布谷鸟,在村庄里啼叫呢?我数不清。但我总是固执地认为,所有的叫声,都来自同一只布谷鸟。每年的春天,它都从遥远的南方,飞越几千里,抵达我们的村庄,只为催熟铺天盖地的麦浪。而一旦使命完成,它就消失不见。没有人知道它们去往何处,就像无人知晓它们来自何方。它们从不像麻雀或者屋檐下的燕子,喜欢扎堆生活。它们总是孤独的一只,在广袤的平原上,在无人注意的高高的大树上,发出悲凉的鸣叫。

只是,它们提醒着日渐丰腴成熟的大地,提醒着人类对于五谷丰登生活的向往,却始终与人保持着距离。似乎,传说中生而为人布谷鸟,在受尽了人间的苦痛之后,再不肯信任人类,于是用高高飞翔的姿态,保持对着这片曾经眷恋的土地,若即若离的忧伤注视。

可是,人类并不因此而放过它们。很显然,弟弟与他的同伴,在布谷鸟可以穿透一切尘埃的啼叫声中,忽然生出了好奇,想要知道这样一种鸟,究竟与麻雀、燕子或者鸽子,有什么不同。于是他们掉转了弹弓的矛头,在日头最烈的正午,大人们都昏昏睡下时,满怀怀着无处发泄的热情,开始了寻找一只布谷鸟的旅程。

而我,坐在偶尔有一两声蝉鸣的庭院里,侧耳倾听着从太阳升起的地方,传来的布谷鸟的鸣叫,忽然生出强烈的预感,早晚,它们中都会有一只,惨死在弟弟和他的同伴的弹弓之下。

这让我觉得绝望。在这个村庄里,难道只有我认为,布谷鸟的叫声,是来自生命深处,来自大地深处,来自我永远不会抵达的神秘的山林深处吗?难道所有人只埋头于对田地

雨中老牛湾

边沿,也有两只只解缆下水,在水面划出长长弧线。

步出老牛湾时,仰视城堡残存,浓云低垂,城堡挺立。清代这里曾为高埠,崖下黄河水势平缓,加之堡中驻有士兵,维持一方平安。站在岬角西北,下面便是古码头。那时西北各省过来麦、羊毛、枸杞等,或在此登岸,或顺河到了龙门。一些货船逆流而上。荣泰祥、魏家大院遗存,勾起无限遐想。雨下大了,我们在魏家大院暂避。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河运式微,商船渐趋于无。后来建起万家寨枢纽,古码头随之沉入水下。这块弹丸之地原来崖下檐檐毗连,堡中商铺林立,可惜大多被毁。老牛湾建筑全用石头,

的耕种与收割,而丝毫不关心一只鸟来自于何方,栖息于何处,又老死在哪个角落吗?难道它们不是属于村庄的一个部分,不是抚慰了春耕秋收所有人烦恼的精灵吗?

整个村庄都在烈日下沉沉睡着,没有人听到我的心,正不安地跳动。在村人正午短暂的睡梦之中,就连唤醒大地的布谷鸟的声音,也无法进入。

弟弟是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溜出家门的。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幽灵一样消失在南墙根下。一只猫不知是不是做了一个噩梦,忽然从陈年的麦秸垛上,跳了下来,但很快它又神秘地消失掉了。院子重新陷入安静之中,可以听到一只蚂蚁屏着呼吸,踩过一片树叶的声音。一只麻雀,啾啾一声将“天屎”遗落人间。父亲在房间里,翻了一下身,嘟囔一句什么,又打着呼噜睡去。我回身进屋,躺在凉椅上,看着房梁下两只眯眼睡去的燕子出神。窗外,布谷鸟响彻大地的鸣叫,正一声一声传来。

我在这样的叫声中,想象弟弟带着成年的弹弓,一脸孤傲地游荡在田野里。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撩拨着他脑后细长的“八岁毛”。这一次,他想要射杀的,不再是随处可见的麻雀,而是从未见过、却将叫声传遍整个北方的布谷鸟。

我擦擦额头的冷汗,忽然想去寻找弟弟。我走遍了整个的村庄,又将东西南北四条大道,都飞快地搜寻了一遍,我还爬到高高的土坡上去,俯视起伏的麦田,试图在全黄的麦浪中,发现隐匿的弟弟。我又穿过无边的苹果园,寻找那双瘦弱的小腿。可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整个的村庄,都陷在沉入湖底一样深深的睡眠中。那些平日里跟弟弟呼来喊去的男孩们,此刻也正在自家的床上,四体横陈,呼呼大睡。“布谷——布谷——”那嘹亮的叫声,又响起来了。我忽然忆起寻找布谷鸟未果的那个午后,我想我要跟随着这只杳无踪迹的布谷鸟的鸣叫,一直走,一直走。只要跨过那条河流,我一定可以找到梦中哀啼的布谷鸟。

我最终在一大片菜园旁边,遇到了弟弟。菜园距离沙河,只有百步之遥。有邻村的女人,踩着石头过河来,去村头一农家买黄豆芽。又有男人去白胡子的家的小卖铺,采购几把镰刀,或者捎一块磨刀石。来来往往的路人里,只有一位老爷爷,赶着一头黑牛,闲闲地扫了一眼蹲在地上的弟弟。可惜了一只布谷鸟,叫得好好,一个石子过来,就没了命。

老爷爷自言自语地一边嘟囔,一边挥一下手中的鞭子,以便让那头试图钻进菜园的金牛,回归正道。而一脸迷惑的弟弟,忽然就在这句话之后,惊慌起来。弟弟想要逃走,却一起身,看到幽灵一样站在身后的我。

姐姐……我……想打一只毛毛虫……却……

弟弟涨红着一张脸,支支吾吾地,想要解释一些什么,最后却被我冷冷的逼视,给吓住了。就连他的“八岁毛”,也惊在了半空。

忽然,天空中一阵喧哗。我抬头,见一群鸽子正呼啦啦路过,并朝炊烟缭绕的地方飞去。

就在我仰头注视着鸽子,飞过大片晚霞的时候,弟弟已经随着赶牛的老爷爷,一起消失了。

我蹲下身去,久久地注视着那只寻找了很久的布谷鸟。它已经奄奄一息,眼中带着知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哀伤,麻灰的身体,在轻轻地颤动。它小小的脑袋,枕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我轻轻地将其挪开,那上面已经沾染上红色的印记。它的脑袋,很快地低下去。它在这个世间最后的力气,就是那样平静地、孤独地,看我一眼。

沙河的水,依然在哗哗地向前流淌。这是村庄最普通的一个黄昏。牛在大道上咩咩地叫着,粪便从它们的身后,热气腾腾地坠落下来。女人们也在热烈地叫着,呼唤她们的“牛楼”们回家吃饭。夕阳将扛着锄头的农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切都在喧哗之中。这让人无法喘息的喧哗。

大多为片状。犹如行为艺术,层层叠叠垒起,细密,结实,图案美丽。建筑随地而下、转折,大小形状不一。绿树青草见缝插针。穿行其中,歧路不断。如果不是雨越下越大,我真想在这迷宫一样的地上转来转去,窥入每个门。

绘画的、摄影的、拍电影电视剧的前来,他们看上的,不但有老牛湾的峡谷,峡谷中的水,水边的长城,定当还有这些石头建筑。雨里好处于于朦胧,若是天气晴好,可以拍那落日在城堡上,在散乱的石头建筑上,在黄河的河面上。

夜里雨大,小时所见龙蛇蚤,一种雨天才会出现的黑棕虫子,爬进住的窑洞宾馆。在回去路上,不时碰到它。我们抄近路进老牛湾新村,就在嶙峋山石间,有人告诉我们,有时雨后可以捡到古币。

夜里睡在炕上,听着黄河水声入梦。梦醒,在这偏远岑寂山村,我们听到了雨下在天地间、下在万物上的声音。

□何君华

一进入巴音淖尔嘎查路口,呼日勒就看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几个红色大字。人们正在鸿嘎鲁淖尔边修筑防护围栏。

鸿嘎鲁,即天鹅;淖尔,即湖泊。鸿嘎鲁淖尔,就是天鹅湖的意思。巴音淖尔嘎查因此而得名,巴音是富饶的意思,巴音淖尔就是富饶的湖泊。

令呼日勒伤心的是,天鹅很久没有飞临鸿嘎鲁淖尔了。

鸿嘎鲁淖尔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水草丰茂,天蓝、水清、景美,来这里栖息的鸟类很多,是白天鹅、灰鹤、百灵鸟、朱雀、赤麻鸭等的乐园。

深秋时节,白天鹅在鸿嘎鲁淖尔吹响集结号,成群结队向南迁徙。隆冬一过,白天鹅又纷纷从南方振翅归来。远望,犹如片片飞舞的雪花点缀于草原湖泊之间;近观,它们大多两两一对,时而欢快地低飞,时而并肩游曳,时而悠闲地觅食,时而嬉戏起舞。好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为美丽的鸿嘎鲁淖尔增添了灵动与活力。

刚上初中的呼日勒在鸿嘎鲁淖尔结识了一只白天鹅。那只白天鹅在一群天鹅中昂首挺立,格外显眼,呼日勒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叫“巴图尔”。谁都看得出来,“巴图尔”是那群白天鹅的头领,冬去春来,“巴图尔”都要带领白天鹅南去北归。

呼日勒一放学,就会去捉些田螺来投喂“巴图尔”和它的伙伴们。天鹅被誉为“鸟中仙子”,是一种候鸟,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对空气、水质等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呼日勒逐渐和白天鹅成为好朋友。

一日,几个贪婪的人来到鸿嘎鲁淖尔投了毒,一下子毒死了190只天鹅、105只百灵鸟、96只朱雀、8只赤麻鸭。这对鸿嘎鲁淖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万幸的是,那时“巴图尔”正带着伙伴们踏上了南去的征途。呼日勒心里即庆幸又害怕,春天,“巴图尔”还会回到鸿嘎鲁淖尔吗?

整个冬天,呼日勒都盼望着春天的

□犁夫

高傲地抬起头,在岁月里深情地守望。面朝黄土背朝天,依然在古老的凤凰里,站成父老乡亲的形象。

有风吹来,有雨袭来,在风云变幻里,默默地坚守,静默在平原、洼地或山冈。在5000多年的文物里,寻找到了

一粒高粱。从生根到发芽,到每一片叶子,都会一点一点地树立起一棵高粱的印象。高粱开花,耕耘的汗水一滴一滴洒在碧波荡漾的青纱帐。

春天发芽扎根,然后拔节灌浆。秋已深,便羞红了脸,像出嫁的姑娘。任唢呐的声音吹打秋日的成熟,任秋风摇曳饱满的高粱。

在蓝天和白云下遥望,守着秋日暖暖的时光。秋高气爽,把秋阳攥成信念,任灼灼的思念翻晒红红脸庞。

是的。你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直立,秸秆粗壮。我曾经无数次寻找一只蝴蝶,曾经无数次走进青纱帐。

我不知道,乌麦是高粱穗的变异,只知道那是我和我的伙伴采摘的一种食粮。

一棵棵,一穗穗,我们的目光在垄沟里一直朝上。耐高温,喜温,喜光。我的童年就在一片片高粱地里,恣意徜徉。

我知道高粱米味甘,性温湿,和胃消积,温中涩肠。但不知道高粱米还能治疗脾虚湿困、消化不良。

走过艰苦的岁月,一片片茂盛的五谷,长出了我的欣喜,长出了我对一只碗的殷切盼望。大米、小米、面粉,细粮、粗粮,天天换样,我的嘴里,不再反复咀嚼那艰涩的带帽高粱。

高粱地少了,一道道风景消失在家乡。



夕阳唱晚 汤青 摄

北国风光

呼日勒和白天鹅

到来。春天终于来了,呼日勒抬头看天,不时有各种各样的候鸟从呼日勒的头顶飞过,但没有一只落在鸿嘎鲁淖尔。呼日勒看到,有几只白天鹅在天空中盘旋着……

那几个贪婪的家伙不仅污染了白天鹅的栖息之地,也深深地伤了它们的心。在盘旋的候鸟中,呼日勒似乎看见了“巴图尔”的身影。

生态恢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巴音淖尔嘎查在鸿嘎鲁淖尔一带设立防护围栏,并禁捕、禁药、禁猎,农牧民自发巡逻、保护。他们说:要守护好鸿嘎鲁淖尔的一汪碧水。

呼日勒开始盼望秋天的到来。往年秋天,白天鹅来此集结,吹响向南迁徙的号角。功夫不负有心人。巴音淖尔嘎查的树叶刚一见面,就有白天鹅飞临鸿嘎鲁淖尔,呼日勒是第一个发现白天鹅重回鸿嘎鲁淖尔的。他兴奋地跑回家,将家里一大筐蔬菜叶分享给了白天鹅。

没过几天,“巴图尔”也率领伙伴们回来了。“巴图尔”当然也没忘记它的老朋友,在呼日勒身边嬉戏起舞。呼日勒照例给它们送上美味的田螺。

深秋,一名摄影师来到鸿嘎鲁淖尔,拍摄了一组照片。画面中,远处,湛蓝的鸿嘎鲁淖尔上,成群的白天鹅正悠悠哉悠悠地游动着;近处,一个小男孩正在给一只美丽的白天鹅投喂新鲜的菜叶……

这组图片发表在某知名刊物上。鸿嘎鲁淖尔火了!人们被鸿嘎鲁淖尔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所震撼,纷纷来到鸿嘎鲁淖尔旅游、采风。之后,鸿嘎鲁淖尔湿地公园建成了,巴音淖尔真正成了富饶的湖泊。

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自觉加入鸿嘎鲁淖尔生态环境保护队,呼日勒也参加了,他是年龄最小的队员。

呼日勒躺在鸿嘎鲁淖尔边软绵绵的草地上,远远望见“巴图尔”正率领它的族群向南飞去……

呼日勒不知不觉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春回大地,“巴图尔”又一次带领白天鹅回到鸿嘎鲁淖尔,它们悦耳的歌声此起彼伏,乘着春风的翅膀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不知道从何而起,一夜之间,拔节了迎风而舞的高粱。

这多么像一个梦啊,我幼稚的思维,很难理解为什么,很难超越梦中的想象。依旧以卑微的身影,和粗糙的谷粒,对乡愁精心喂养。

高粱,还是那块地,还是那道梁,蛭蛭依旧在那里有节奏地鸣唱。白白的高粱米,不带一点壳,碗里的水饭,散发着高粱特有的芳香。依旧是高粱,但如今高粱米的做法,却是多种多样,有高粱米蒸馍,高粱米面条,高粱米干饭……

哦,一望无际的高粱,和碗里盛着的乡情,以及往事,让人失眠在农家热烘烘的火炕。

陪伴着农家孩子的成长,曾在温饱线上彷徨。始终在旱作农业的田垄里坚守,诉说岁月的荣辱,把持着乡愁的走向。

是的。身北方的原野,置身于一片诗情画意的青纱帐,无论如何,我感伤的泪水都会盈满眼眶。

应该赞美着它,赞美它,就是赞美我的北方,我的家乡。唐诗宋词元曲里的句子,已经长成一垄又一垄诗行。

秋天的颂词里,朴素而纯净的情绪里,写下了红透的容颜,打着心结的苦涩的年华,把一首首古老的歌谣,在岁月沧桑的田垄,茁壮。

想倾听秋风的摇曳,也想倾听秋雨的声响,把那抹晨曦里的露珠,捧在手上。我看见,在田野,一棵棵高粱,正在吸吮太阳灼灼的光芒。

我以守望黎明的姿态,去询问一棵高粱。朝霞笑我多情,一身的高粱花子,抖落不去,我的情感,依旧像田野里的高粱,那样挺拔,那样苍茫。

高粱,酿成香醇的美酒,醉了梦醒,醉了怅惘。那一朵朵饱含苦涩与香甜的高粱花,正在我的心灵次第绽放。

哦,思念的风景,不仅仅是一地高粱。绿水青山,还有那绿波滚滚的青纱帐。

麦子熟了(外一首)

□张介国

我的欢乐,我的忧伤
 七月的麦地一片金黄
 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故乡

麦香醉满了田间
 麦浪摇醒了村庄
 我的乡亲
 又一次收获了希望

远去的镰刀
 始终无法与记忆分离
 麦子归仓
 就把它磨得铮亮

麦子熟了
 在阳光下火热的舞蹈
 多想匍匐在它们的脚下
 重拾梦想

麦收季节
 那时的麦田
 套种着玉米或高粱
 像一对儿女
 孕育着农人的希望

七月的大地
 一片金色海洋
 饱满的麦粒
 急迫分娩归仓

早起的农人
 手握镰刀
 零散的村落
 飘满丰收的麦香

无情的阳光
 堆叠在农人的背上
 每一刀下去
 却都是开心的模样

打谷场上
 麦粒尘土飞扬
 男女老少
 脸上幸福荡漾……

瓦片上的故乡

□董国宾

这个故事不是虚构
 就像一片叶子悬挂眼前
 你不去想
 它就是叶子

这片闪亮的叶子挂在一棵好大的树上
 叶子随风飘游 似小舟
 无风头的路上
 丢不掉的魂就是瓦片上的故乡

这虚构不出来的故事深处
 一张张瓦片 犹如弯月亮
 在童话里发芽
 在期待中生长

故乡老屋安静地躺在土梁上
 雪雨横飞是从容
 风霜走过是安详
 阳光映照是脸庞

瓦片上的故乡住着旧时光
 跋山涉水远行的人 一路飞奔思念

屋檐下
 母亲将惜爱缝进衣裳

一道道瓦楞 张望星空
 斑驳的土墙 衣兜装满月光
 檐沟间小草 摇曳老不掉的岁月
 绕梁燕子 年年衔来春天的歌唱

瓦片上的故乡
 田埂上长满希望
 村口的荷塘
 大口吐着荷香

黝黑的泥土
 始终没有感伤
 远行的脚步
 总也走不出瓦片上的故乡

叶

□博尔姬塔娜

黄叶的小盘挂满珠串
 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冷雨如低诉
 回望来处

叶啊叶
 四月里痛饮甘露
 七月里浓荫满覆
 九月早生华发
 十一月
 开始记认归路

十一月的
 手指冰冷
 每至午夜
 便以沉沉的夜色为食
 期待
 星为脏腑
 月为精神

只是
 黄叶沉重
 天路布满雨雾

诗塞外